

通鑑定前編

明
報
定
前
編

通鑑前編卷之十三

金 履祥 編

癸卯周頃王元年

侯使叔孫得臣來

履祥按襄王之喪公孫

焉頃王初政如此其後

固不恪而頃王之

楚人伐鄭晉人攻人魯人衛人許人

左氏曰范山言於楚子

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

小八
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殺也以懲不

曹共公在子壽嗣

楚侵陳

左氏曰楚侵陳克壺丘以真服於晉

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栾棟懼及

燕襄公卒桓公立

二年秦伐晉

陳氏曰狄秦也歸成風之懿使術來聘秦習其禮矣則其

狄之何楚之霸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自晉主

諸夏之盟舍秦無加兵於晉者也會于夷儀之歲秦晉成

而不結又明年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楚子曰釋齊秦它國請相見也是戰國之萌也於序書系秦於周末於作春秋由韓原之後秦帥無君大夫皆夫子所以深致意於秦也吾聞用夏變夷矣未聞變於夷者也於是狄秦夏之變於夷秦人爲之也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

蘇子盟魯于女粟

左氏曰頃王立故也

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氏曰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

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
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以道以田孟諸宋
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
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
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
有○胡氏曰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爲伐宋之舉次
于厥貉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吳失三
大夫俟救而不及陳獲公子拔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
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從夷
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以惡之

三年楚子伐麋

晉人魯人會于承匡

左氏曰叔仲惠伯會卻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魯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氏曰鄭瞞侵齊遂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侯叔夏御繇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初宋武公之出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邠班御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綠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第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

獲其第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第簡如
鄭瞞由是遂亡

四年楚人圍巢

左氏曰楚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
遂圍巢

秦伯使術聘于魯

左氏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王曰君
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
敢辭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
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

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履祥按春秋自韓原之後秦帥無君大夫秦康之戰伐狄之人之而於其聘魯也稱秦伯書其大夫焉惡其兵而嘉其禮也然其時秦楚交聘於魯前書椒後書術雖皆嘉之而不書其族以秦楚之未有族秦後封至穆公始文至是再加禮於魯且言將伐晉魯主晉而重違秦故厚賄之非徒以其文也

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氏曰秦為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羣言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

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與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明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勲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

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
 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
 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
 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有如河乃行
 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
 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履祥按秦晉亟戰春秋之所深厭是以交人之秦晉亟
 戰而楚霸矣晉之土夏盟而君幼國偷軍謀不一其始見
 於河曲之戰其亡見於邲之敗蓋一轍也

五年陳共公卒之平國嗣

是為靈公

邾文公卒
是為
驪且嗣
定公

左氏曰邾文公中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魯侯朝于晉衛侯會魯侯于沓狄侵衛魯侯及晉侯盟鄭伯會魯侯于棐

左氏曰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

楚熊商臣死子旅嗣是為

左氏曰楚莊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戩黎及叔麋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六年王崩子班踐位

左氏曰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

尹氏聃啓如晉

左氏曰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

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齊昭公卒子舍嗣

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同

盟于新城

左氏曰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陳氏曰向也扈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夏之志也晉救江無功救鄭無功與秦亟戰而楚浸強文聘于中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遂不競於是公朝晉衛侯來會公還自晉鄭伯來會諸夏之懼甚矣汲汲於晉而亟此盟如之何勿序也以諸夏之汲汲於晉也而徒以趙盾至是盟書曰同盟眾辭也自幽以

來未之有也則不予晉以主是盟也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氏曰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
鄙故惠伯伐邾邾文公二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
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
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辭順而
弗從不祥乃還○穀梁氏曰其曰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
繇地千里過宋鄭滕薛魯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
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陳氏曰楚方交聘中國得蔡次
厥貉矣而晉區區納亡公子於邾又以少陵長見辭於邾

人自敗于令狐盟于扈救_兵戰河曲趙盾皆不書由是訖
靈公之篇兵車之會自參以上賤人之趙盾為之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而自立_{是為}單伯如齊齊
人執單伯執其君舍之母魯子叔姬

左氏曰子叔姬如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
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昭公
在舍即位秋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
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襄仲使告于王請
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弑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
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甄子叔姬○穀梁氏曰

舍未踰年而曰君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胡氏曰執王人執其母皆商人也而以爲齊人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彰而齊人黨賊之惡未著商人以財誘國人而濟其惡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舉國之人皆罪也

己酉匡王元年魯季孫行父如晉宋司馬華耦如魯盟曹伯朝于魯

履祥按魯晉宋曹之交畏旅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單伯白齊及于魯

左氏曰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衿十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入之

左氏曰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齊人侵魯諸侯盟于扈

左氏曰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雖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

齊人侵魯遂伐曹

左氏曰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郭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萊莊侯卒于申 是為文侯

二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氏曰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以

叛楚麋人卒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
楚人謀徙於阪高爲賈白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
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
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
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瀝使廬戢黎侵庸
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寔三宿而逸曰庸師眾羣蠻
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
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
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僚魚人寧逐之庸人曰楚
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

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履祥按楚恃其強陵蔑小國其臣屬之者待之必無恩禮故一旦饑弱則羣起而攻之矣庸小國也而幸其饑弱率羣蠻叛之此滅亡之招也楚莊初年內有鬬克公子燮之亂外有庸麋之難而卒以霸禍患之有益於人國如此

宋人弒其君昭公而立其弟鮑鮑是為昭又於

左氏曰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糞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

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襄夫人助之
施昭公無道夫人將使公田而殺之蕩意諸曰盍適諸侯
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
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
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
君無道也文公卽位

田家云襄夫八
便衛伯殺昭公

三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諸侯會于扈

左氏曰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
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晉侯蒐于黃父
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

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
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
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
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
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
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十五年五
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
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
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
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

遇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言志而已有二無以加焉古人
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
大國也德則其入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
命之間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憊唯執事命之文
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
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
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墾池爲質焉冬鄭大
子夷石楚爲質于晉

甘歎敗戎于郊垂

四年魯文公卒子赤嗣

左氏赤作惡

秦康公卒子稻嗣

是為共公

齊人弒其君商人立公子元

是為惠公

左氏曰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歆以扑扶職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刑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履祥按宋昭公不能其君祖母以及國人襄夫人使人殺之商人弒君之賊故邴歆閭職不書盜而二君皆稱

國人以弒商人書君罪齊人嘗君之也

魯公子遂弒其君之子赤及公子視立公子倭

是為

宣公

左氏曰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丹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丹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丹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平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

哀姜

莒弒其君紀公

左氏曰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夢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實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

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
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
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
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
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
凶德是以去之

履祥按春秋弑君之罪自宋昭至齊莒書法皆變蓋自
其君無道而亂臣賊子皆有所因也春法之法弑君而
變置則立者爲首惡襄仲弑赤而立宣公季孫行父上
不能爲季友次不能爲惠伯專莒僕之事以劫宣公之

短已而爲之使齊納賂自是政權卒歸季氏矣

五年

魯宣公元

齊侯魯侯會于平州齊人取魯濟西田

左氏曰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婦姜至自齊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履祥按魯昭姬適齊生舍爲商人所弑而反魯齊哀姜適魯生赤爲遂所弑而反齊二事蓋一類也然齊商人弑舍惠公之爲公子也則惡之終不曰君曰夫已氏及旣自立矣則許襄仲之請而立魯宣公赤視其自出也見殺而不顧哀姜其姑姊妹也大歸而不恤徒以利重

賂利嫁女利濟西之田故爾豈不思子赤之死猶舍之
死宣之立猶商人之立哀姜之歸猶昭姬之歸乎在已
則惡之在人則許之不能克羞惡之心以至於此也魯
宣公之立重寶土田既輸之齊外爲強齊所抑內爲三
家所專何樂於爲君而爲此哉吾故曰齊惠見利而忘
義魯宣見利而忘害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氏曰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
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亳將爲魯討齊皆
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

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
胡氏曰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晉之取賂為
不足與而受盟于楚今乃附楚而亟病中國何義乎○陳
氏曰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
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分為晉楚之從矣南北
之勢於是始故謹書之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

棗林伐鄭

左氏曰楚為晉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晉人宋人伐鄭

左氏曰報北林之役也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
不入故不競於楚

履祥按趙宣子輔幼君不為置賢師傅而徒強諫此宣
子之失也

六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
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
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
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
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

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
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
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秦師伐晉

左氏曰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
以求成焉趙穿侵崇秦弗與成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
焦

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氏曰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楚鬬椒
救鄭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

益其疾乃去之又明年鬪椒將攻楚子遂滅若敖氏○
氏曰此晉趙盾以諸侯之師曷為貶稱人以晉為甚不競
於楚也楚方圖伯而晉以大兵用諸侯由是兵車之會自
參以上貶人之而自抑楚之役楚皆稱子矣○胡氏曰鄭
居大國之間從於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日爭
之庸何愈於楚乎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晉趙盾弑其君靈公迎襄公弟黑臀于周立之為是

成公

左氏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
丸也宰夫胾熊蹯不熟殺之寘諸肴使婦人載以過朝趙

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收刺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
 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潛而後視之曰
 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
 莫大焉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
 關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覺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
 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
 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
 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
 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鬪且出提彌明知之靈輒與為
 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遂自亡也

注謂靈輒亡當趙是宣子自出亡

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靈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恚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立之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摺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

履祥按左氏引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此非夫

子之言也方靈公欲殺趙盾至於伏甲攻之盾力鬪而
出於是出亡而趙穿攻靈公於後穿何然於公而爲此
是必有受命矣盾非果奔也故未出山實使穿也故
不討賊夫子書法因董狐之舊豈又爲是言乎而反爲
趙盾謀也且盾成弑君之故矣縱使越竟又可免於弑
逆之罪乎以是知決非夫子之言也

十月王崩弟瑜立

乙卯定王元年正月葬匡王

胡氏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左氏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
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
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
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
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
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
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
郊鄩卜世三十一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鼎之輕重未可問也○胡氏曰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
也爲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不分也而楚又至

洛觀兵問鼎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也
履祥按傳所稱楚子窺周逼王為罪大矣而春秋書曰
楚子伐陸渾之戎無貶辭何也自秦晉遷陸渾之戎于
伊川世為周室之憂所謂逼我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
也以楚子伐戎為窺周則秦晉遷戎不亦逼周之甚乎
夷狄相攻中國之福楚之伐戎未必非周室之幸也王
城洛邑今河南之河南縣陸渾所居今河南之陸渾縣
戎逼郊甸壤地共相入也則其觀兵于疆未必如秦師
之過北門也而其問鼎亦未必如楚靈之求九鼎也亦
不過以其為三代相傳之器諸侯未見之寶因語及之

遂爲王孫所警爾王孫滿之言蓋王室防制之意
實九州圖籍嫁言神姦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蓋周室
之意也治春秋者當以經爲斷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
今之諸侯而誅之乎經無貶辭愚以是疑當時楚莊之
心或無罪也且天下之罪莫大於逼王而楚國之利莫
大於得陳鄭楚莊它日尚能縣陳而復陳得鄭而赦鄭
而謂其首有逼周之師此必不然矣春秋誅心之書楚
莊無是心宜春秋不以是爲罪也

楚人侵鄭

左氏曰晉侯伐鄭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

晉故也

鄭穆公卒子夷嗣是為靈公

二年秦共公卒子嗣是為桓公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靈公弟堅立是為襄公

左氏曰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它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

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
良子良不可曰穆氏空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
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鄭七穆所以威八年鄭子家卒鄭人
討幽公之亂斫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楚子伐鄭

二年魯侯朝于齊齊侯止之為高固請昏

胡氏曰宣公比年如齊春秋皆致之蓋危之也夫以篡弒
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
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至
是如齊而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秋高固來逆叔姬

罪宣公也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昏與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以定其位是以得此辱也

楚人伐鄭

四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氏曰往年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召公逆王后于齊

五年河徙

西漢書曰王橫言徙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

復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

王使王叔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諸侯盟于黑壤

左氏曰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謀會晉也鄭及晉平公于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小十
燕桓公卒宣公立

六年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盟吳越

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楚師伐陳

左氏曰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王使單子聘於宋遂自陳聘於楚

國語曰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
朝覲矣道第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
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饑宰不致餼

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甚於夏氏及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
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
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
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
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
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侍而
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
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
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

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
 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
 土民無縣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
 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
 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
 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
 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
 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
 膳宰致饗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
 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

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惡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慝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七年王使徵聘于魯魯侯朝于齊使仲孫蔑入聘
左氏曰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
之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亳晉荀林帥師

伐陳晉成公卒于亳子據嗣是為景公師還楚子伐鄭

晉卻缺帥師救鄭

左氏曰會于亳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
師伐陳晉侯卒于亳乃還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卻缺
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
災也吾死無日矣○胡氏曰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

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吳
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
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眾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
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
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君將不言帥師是以重兵臨鄭矣
下書帥師則知其非與之也

衛成公卒子遯嗣

是為穆公

八年齊人歸魯濟西田

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齊惠公卒子無野嗣是為頃公

陳夏徵舒弑其君靈公

左氏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公告二子遂殺洩冶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廡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曰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王使王季子聃于魚日

國語曰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于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
孟獻子皆儉叔孫寧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
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以孫東門其仁乎若家不才
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爲臣必臣爲君必君寬肅
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
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
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
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命
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
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

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
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作事而徹下能堪其任
所以爲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
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
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
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秦侈焉不可以事二君
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秦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昏蚤
出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二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
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

奔齊

楚子伐鄭

左氏曰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
戍鄭

九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氏曰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
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楚盟于辰陵陳
鄭服也

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

陳迎靈公子午于晉而立之是為成公

左氏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

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
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
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
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
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楚子曰
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
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胡氏曰公孫寧儀行父從君於
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而又
使陳人用之故春秋外二人於陳而特書納納者不受而
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如何濬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

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於陳眾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甲子十年楚子圍鄭

左氏曰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
辰陵又徵事于晉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國人大臨楚子
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遠路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
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澠濱亦
唯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徵福
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
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

許也得國無赦楚莊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
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尅入盟子良出質
履祥按楚莊之於鄭圍之甚久而不取也故春秋
罪其圍而不罪其入以楚莊爲善於此矣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氏曰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
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
夫鞏朔韓宣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
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
爲用之隨武子曰晉會間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

不易不可敵也楚軍討鄭亡其貳而哀其卑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無罷勞君不怨讒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父楚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

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
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
此師殆哉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批韓獻
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
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
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
次於邲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
歸聞晉師既濟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
乎南轅反旆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

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
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
楚子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
鄆之間鄭皇戎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
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
丞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欒武子曰楚自
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
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
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教蚡冒
箕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

驢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徵
 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
 卒立備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
 官左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
 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
 則來不克遂往以我上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
 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趙莊子曰欒伯
 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
 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

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晉平王命我先君

與鄭夾輔周室母廢王命今鄭不率寡為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
豈敢辱侯人彘子以爲諂使趙括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
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
又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
右以致晉師晉人逐之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
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趙
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
許之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
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
若二子怒楚楚人棄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

除備而盟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兵衛不徹
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趙嬰齊
使其徒具舟于河趙旃夜至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
入之乙卯楚子乘左廣以逐趙旃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
之逢大夫授旃綏以免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軌車
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楚子
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
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
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
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告唐惠侯使

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
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
去之分誘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楚熊負羈囚
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下軍之士多從之曰不以人子
吾子其可得乎射連尹襄老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
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
有聲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
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
夫文止戈爲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
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

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
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
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
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
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
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
以爲京觀乎社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晉師歸桓子
請死晉侯欲許之士占貝子諫曰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
公猶有憂色曰得臣以死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
及楚殺子玉曰莫余辜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

以再世不競今大或立大警晉而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
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
之衛也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
位明年晉殺其大夫生穀即彘子也

晉屠岸賈殺趙朔于下宮

史記曰晉景公時趙盾卒子朔嗣朔娶晉成公姊是為莊姬屠

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之三年賈為司寇乃治靈
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
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
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誅其後非先君之意妄誅謂之亂

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
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厥許許言擅與言許
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
杵臼謂朔友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幸而
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生男屠岸賈
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
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
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柰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
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
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

文葆匿山中程嬰子程嬰出謬謂諸將曰誰能與我千金

吾告趙氏孤處諸將許之隨攻公孫杵曰杵曰謬曰小人

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孤今又賣之乎諸

將遂殺杵曰與孤兒以為趙氏孤已死然趙氏真孤乃在

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

乃與韓厥謀召趙氏孤兒匿之宮中名曰武趙氏之禍左氏謂趙嬰通

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譖殺之而趙氏滅武從姬氏育于宮中史記則謂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

朔與嬰齊同括而趙氏滅程嬰杵曰匿趙武二說不同而史記之說人多不信以左氏所不載也獨邵氏經世曆書

之履祥按屠岸賈殺趙朔自一事趙莊姬潛殺同括又一事但史記以為殺朔而盡滅同括嬰齊則傳聞之失遂與

左氏謬疾爾

三九考

通鑑前編卷十三

三十四

沈羣

楚子滅蕭

左氏曰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
及公子丙楚子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怒遂圍蕭蕭潰○
胡氏曰楚莊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末
滅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末滅
而書圍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
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
救陳

左氏曰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

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
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十有一年楚子伐宋

左氏曰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晉
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
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
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履祥按邲之師士會樂書輩非不知楚之所以得不幸
而為彘子之謀所敗焉晉計者亦盍知所懲艾息民修
政於國而布德加禮於諸侯庶為可耳顧汲汲於討貳

又使彘子主清丘之盟且楚方加恩於陳而使宋伐之
 衛方有恤陳之師而晉又討之遂使宋致楚師而不能
 救卒亦併宋失之矣傳稱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愚謂
 伐陳不可免惟救蕭可免耳

十有二年曹文公卒子廬嗣

是為宣公

晉侯伐鄭

左氏曰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
 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
 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楚子圍宋

左氏曰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
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也無畏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
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楚子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
及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
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
屨及於窒皇劔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圍宋
十有三年宋人及楚人平

左氏曰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雖
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也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
乎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

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賂之使
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
之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速卽爾刑對曰君能制命爲義
臣能承命爲信載義而行爲利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
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臣之許君以成命也
死而成命臣之祿也楚子舍之以歸夏楚師將去宋申犀
稽首於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命王棄言焉申叔時
僕曰築室反耕者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
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
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可從也去我二十里唯命

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退三十里宋公楚平華元爲質
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氏曰王孫蘇與召伯毛伯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
毛伯衛卒立召襄○穀梁氏曰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
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故曰以王命殺也王命殺則何
志焉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
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
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晉侯使趙同來獻狄俘

左氏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酈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酈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殺之。晉侯賞桓子狄臣于室，亦賞士伯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天咎，天奪之魄矣。」

魯初稅畝

左氏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杜氏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

十有四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畱吁來獻俘王以
黻冕命晉士會

左氏曰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畱吁鐸辰三月獻狄
俘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
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
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
善人之謂也

成周宣榭火

左氏曰人火之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王孫蘇奔晉晉侯使士會入聘國語作聘

左氏曰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武子私
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
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
以脩晉國之法

十有五年蔡文侯卒子固嗣

是為景侯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晉侯魯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闕道

左氏曰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卻
子登婦人笑於房

跛而登階

而登

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

能涉河獻子先歸請伐齊弗許齊天使高固晏弱蔡朝南
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于黜道討貳也辭齊人執
晏弱蔡朝南郭偃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舉
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
四子來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
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
逆彼以懷來者又執之以信齊沮又久之以戒其悔使反
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緩之逸范武子老
卻獻子爲政

魯侯之弟叔肝卒

穀梁氏曰春秋書公第叔胙賢之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之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十有六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齊侯會晉侯盟于

繒

楚莊卒子審嗣是為

魯宣公卒子黑肱嗣是為成公

左氏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宣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公薨季文子言於朝

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威宣叔怒曰當其
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遂逐東門氏丁家還及筮壇惟
復命於介袒髮卽位哭踊奔齊

十有七年

魯成公元

晉侯使瑕嘉來平戎王使單子如

晉王季子伐茅戎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氏曰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
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
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
徐吾氏

魯作丘甲

陳氏曰丘甲丘自爲甲也二十五人爲兩四兩爲卒卒出
長轂一乘也於甸乎取之於是有甲士丘十六井也而自
爲甲是丘賦一乘也大司馬之制上地家可用者三人中
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皆勝兵也必四丘之甸也而後
備一卒出長轂一乘則是從征少而休多也作丘甲休少
而從征多矣

十有八年齊侯伐魯敗衛師于新築

左氏曰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
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
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

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
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
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
眾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
辱矣子以眾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眾齊師乃止次于
鞞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

晉郤克魯季孫行父臧孫許以孫僑如公孫嬰齊
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鞞齊師敗績

左氏曰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
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日乘郤子曰此城濮之

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
 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及士燮變書韓厥將以救魯衛
 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于莘
 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
 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
 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師陳于
 鞏那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
 齊侯曰余姑剪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
 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
 輿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

賊君之大患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
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逢丑父與公易位韓
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
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
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
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茨爲右載齊
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
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
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求丑父三
入三出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衛師衛師免

之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媯人賂以紀
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

叔子為質按二傳同叔子即笑卻克者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

同叔子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

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

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

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唯

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

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魯有闕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

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
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
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恣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
借一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
諫曰齊疾我矣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
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晉人許之對曰羣
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敢不唯
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魯汶
陽之田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
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

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
 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
 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
 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宋文公卒子固嗣是為共公

左氏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
 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
 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
 文血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衛穆公卒子臧嗣是為定公

左氏曰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
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王命委於三吏

左氏曰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
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
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
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
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以來撫余
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
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

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
 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
 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曰非禮也
 勿籍

楚師鄭師侵衛遂優魯魯侯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遂及禁之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
 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左氏曰宣公使求好于楚楚莊卒宣公薨不克作好成公
 即位受盟于晉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
 晉從於伐齊故杜心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

子重曰師眾而後可乃大戶已責逮鯨救乏赦罪悉師卒
盡行彭名御戎其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冬楚師侵衛遂
侵我師于蜀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爲質以請盟
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
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
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
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
十有九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曰討鄭之役也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
敗諸兵與皇戎如楚獻捷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晉人歸公子穀臣于楚楚人歸知罃于晉

左氏曰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
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楚子送知罃曰子
歸何以報我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
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
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
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
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楚子曰晉未
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晉作六軍

杜氏曰僭王也

鄭伐許

陳氏曰狄鄭也楚之霸鄭爲之也由齊桓以來寧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爲亂僭也至辰陵鄭帥諸夏而事楚矣敗晉于邲盟十四國之君大夫於蜀皆鄭爲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中國無左衽矣履祥按鄭之可狄久矣獨於是年貶貶必於甚者是歲也覆諸夏之師於鄆敗之於丘輿獻諸夏之俘于楚再動干戈於許於是狄之以爲鄭之惡甚矣而明年襄公

死襄公於是終於為狄矣

二十年鄭襄公卒子費嗣是為悼公

鄭伯伐許

燕宣公卒昭公立

二十有一年梁山崩

王崩子夷踐位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

盟于蟲牢

左氏曰往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

晉欒書曷首救許伐鄭楚子及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

反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
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許靈公朝鄭伯
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成及子國鄭伯歸使
公子偃請成于晉秋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冬同盟于
蟲牢鄭服也宋公辭以難

吳子去齊卒子乘嗣

是為壽夢

史記世家曰太伯作吳傳弟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歷叔
達周章熊遂柯相彊鳩夷餘橋疑吾河盧周繇屈羽夷吾
禽處轉頗高句卑去齊壽夢凡十九世吳治益大稱王